



曼殊詩文

1933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25708 85.1/2

No. 2185



上海市人民圖書館藏書	
登記號:	00897
書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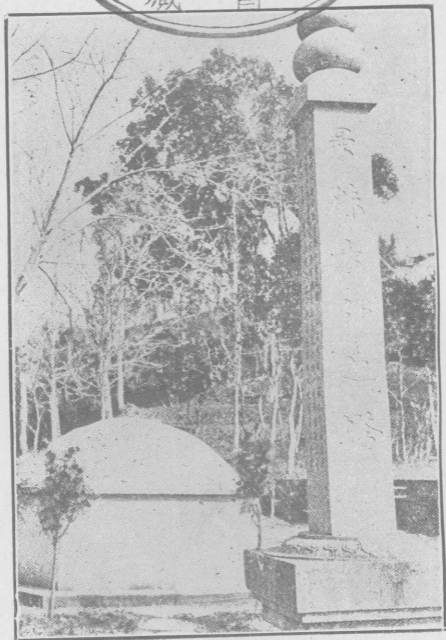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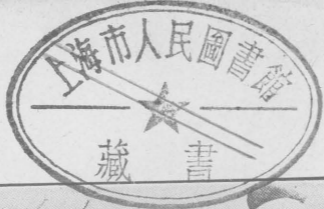
上海圖書館藏書

00897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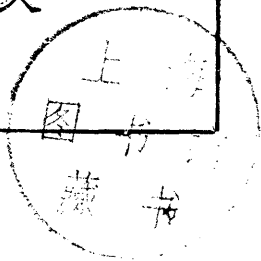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6 5160B



西湖曼殊之墓

曼殊詩文

時希聖編



目要文詩殊曼

曼殊詩稿(1—58)
曼殊文錄(1—50)

曼殊詩稿

時希聖編

曼殊詩稿

哀希臘篇（譯詩）

巍巍希臘都，生長奢浮好！
情文何斐亶，茶輻思靈保。

征伐和親策，陵夷不自葆；
長夏尙滔滔，積陽照空島。

宰訶與諦訶，詞人之所生；
壯士彈坎侯，靜女揄鳴箏。

榮華不自惜，委棄如浮萍，

宗國寂無聲，乃向西方鳴。

山對摩羅東，海水在其下，
希臘如可興？我從夢中覩。

波斯京觀上，獨立向誰語？
吾生豈爲奴？與此長終古！

名王踞巖石，雄視迤邐濱，
船師列千艘，率土皆其民；
晨朝大點兵，至暮無復存，

一爲亡國哀，淚下何紛紛？

故國不可求，荒涼問水濱：

不聞烈士歌，勇氣散如雲！

琴兮國所寶，仍世以爲珍，

今我胡疲茶，拱手與他人！

威名盡墜地，舉族供奴畜，

知爾憂國士，中心亦以慙；

而我獨行謠，我猶無面目，

我爲希人羞，我爲希臘哭！

往者不可追，何事徒頻蹙，
尙念我先人，因茲糜血肉。

冥冥蒿里間，三百斯巴族，
但令百餘一，堪造披麗谷。

萬籟一以寂，仿佛聞鬼喧，
鬼聲紛魏魏，幽響如流泉。

生者一人起，導我赴行間，

槁骨徒爲爾，生者墨無言。

徒勞復徒勞，我且調別曲：

注滿杯中酒，我血勝鄴淥。

不與突厥爭，此胡本遊牧，

嗟爾俘虜餘，酌酒顏何慙？

王迹已陵夷，尙存羽衣舞，

鞞廬方陣法，知今在何許？

此迺爾國故，散糜隨塵土，

偉哉法摩書！甯當詒牧圉。

注滿杯中酒，勝事日以墮：

阿那有神歌，神歌今始知；

曾事波利葛，力能絕天維，

雄君雖云虐？與女同本支。

羯島有暴君，其名彌爾底，

闊達有大度，勇敢爲世師。

今茲丁末造，安得君如斯，

東民如連鎖，豈患民崩離？

注滿杯中酒，倏然懷故山，
峨嵋修里巖，湯湯波家灣；
繫彼陀離種，族姓何斑斑，
儻念希羅嘎，龍胤未凋殘。

莫信法郎克！人實誑爾者。
鋒刃藏禍心，其王如商賈，
驕似突厥軍，黠如羅甸虜，

爾盾雖彭亨，擊碎如破瓦。

注滿杯中酒，樾下舞婆娑，
國恥棄如遺，靚妝猶娥娥！

明眸復善睞，一顧光婁離，
好乳乳奴子，使我涕滂沱。

我立須甯峽，旁皇雲石梯，
獨有海中潮，伴我聲悲嘶；
願爲摩天鵠，至死鳴且飛，

碎彼娑明杯，俘邑安足懷。

去國行（譯詩）

行行去故國，瀨遠蒼波來。

鳴湍激夕風，沙鷗聲淒其！

落日照遠海，遊子行隨之？

須臾與爾別，故國從此辭。

日出幾剎那，明日瞬息間，

海天一清嘯，舊鄉長棄捐。

吾家已荒涼，爐竈無餘煙，
牆壁生蒿藜，犬吠空門邊。

童僕爾善來，恫哭亦胡爲？

豈懼怒濤怒？抑畏狂風危？

涕泗勿滂沱，堅船行若飛，

秋鷹甯爲疾，此去樂無涯。

童僕前致辭，敷枉白丈人：

風波甯足憚？我心諒苦辛。

阿翁長別離，慈母平生親，
笑笑誰復顧？蒼天與丈人！

阿翁祝我健，殷勤尙少怨；

阿母沈哀恫，嗟猶來無遠！

童子勿復道，淚注盈千萬，
我若效童愚，流涕當無算。

火伴爾善來，爾顏胡慘白？

或懼法國仇，抑被勁風赫？

火伴前致辭：吾生豈驚迫？
獨念閨中婦，顛容定枯瘠。

賤子有妻孥，隨公居澤邊，
兒啼索阿爹，阿母心熬煎；
火伴勿復道，悲苦定何言，
而我薄行人，狂笑去悠然！

誰復信同心？對人陽太息，
得新已棄舊，媚目生顏色。

歡樂去莫哀，危難甯吾逼，
我心絕悽愴，求淚反不得！

悠悠倉浪天，舉世無與忤，
世既莫吾知，吾豈歎離羣？
路人飼吾犬，哀聲或狺狺，
久別如歸來，蓄我腰間禪。

帆檣女努力，橫趙幻泡縈，
此行任所適，故鄉不可期！

欣欣波濤起，波濤行盡時，
欣欣荒野窟，故國從此辭！

答美人贈束髮穠帶詩（譯詩）

何以結綢繆，文紕持作鬢；
曾用繫卷髮，貴與仙蛻倫。

繫着羅衣裏，魂魄還相牽；
共命到百歲，殉我歸重泉。

朱唇一相就，
洵液皆芬香；
相就不幾時，
何如此意長？

以此俟偕老，
見當念舊時；
嬖情如根荻，
句萌無絕期。

參髮乃如鉞，
波文映珍鬢；
顏首一何俊，
舉世無與易！

錦帶約纓髻，
朗若炎精敷；

赤道舊無雲，光景何鮮暉！

星耶峯耶俱無生（譯詩）

星耶峯耶俱無生，浪撼沙灘岩滴淚；
園範茫茫甯有情，我將化泥溟海出。

頽頽赤牆靡（譯詩）

頽頽赤牆靡，首夏初發苞；
惻惻清商曲，眇音何遠姚。

予美諒天紹，幽情申自持；
倉海會流枯，相愛無絕期。

倉海會流枯，頑石爛炎熹；
微命屬如縷，相愛無絕期。

摻袪別予美，離隔在須臾；
阿陽早日歸，萬里莫踟躕？

去燕詩（譯詩）

燕子歸何處？無人與別離；
女行箋誰見，誰爲感差池？

女行未分明，蹀躞復何爲？
春聲無與和，尼南欲語誰？

游魂亦如是，蛻形共驅馳；
將翺復將翔，隨女天之涯。

翻飛何所至？塵寰總未知。

女行諒自適，獨我棄如遺。

冬日詩（譯詩）

孤鳥棲寒枝，悲鳴爲其曹。
池水初結冰，冷風何蕭蕭；
荒林無宿葉，瘠土無卉苗；
萬籟盡寥寂，惟聞喧挈皋。

題沙恭達羅詩（譯詩）

春華瑰麗，亦揚其芬；

秋實盈衍，亦蘊其珍。

悠悠天隅，恢恢地輪，

彼美一人，沙恭達綸。

樂苑詩（譯詩）

梵土女詩人陀露哆爲其宗國告哀，成此
一首，詞旨華深，正言若反。嗟乎此
才，不幸短命！譯爲五言，以示諸友，
且贈其妹氏於藍巴干；藍巴干者，其家
族之園也。

萬卉市唐園，深黝乃如海；
嘉實何青青，按部分班采。

鬱鬱曼皋林，并閭竦蒼柱；
木縣揚朱脣，臨池歌嘒喻。

明月穿疎篁，眉撫無比倫！
分光照菡萏，幻作一甌銀。

佳人勸醇醪，令我精魂奪；
佇眙復佇眙，樂都長層層。

題百助眉史小影片寄天笑

無量春愁無量恨，一時都向指間鳴；
我已袈裟全溼透，那堪重聽割雞箏？

樓上玉笙吹徹，白露冷飛瓊珮玦。
黛淺含顰，香殘棲夢，子規啼月。



揚州往事荒涼，有多少愁縈思結？
燕語空梁，鷗盟寒渚，畫闌飄雪。

余嘗作靜女調箏圖，爲題二十八字，並

錄雲林高士柳梢青一闋，以博百助眉史

一粲！日來雪深風急，念諸故人，鸞飄

鳳泊；衲本工愁，云胡不感！故重書

之，奉寄天笑足下！雪螭拜。

集義山句懷金鳳

收將鳳紙寫相思，莫道人間總不知！
盡日傷心人不見，莫愁還自有愁時！

答鄧繩侯

相逢天女贈天書，暫住仙山莫問予；
曾遣素娥非別意，是空是色本無殊。

東來與慈親相會忽感劉三
天梅去我萬里不知涕泗之
橫流也

九年面壁成空相，萬里歸來一病身！
淚眼更誰愁似我？親前猶自憶詞人。

余出家剛九年。

題拜輪集

西班牙雪鴻女詩人過存病榻，親持玉照
一幅，拜輪遺集一卷，曼陀羅花共含羞
草一束見貽，且殷殷勸以歸計。嗟夫！
予早歲披髮，學道無成，思維身世，有
難言之恫！爰扶病書二丁八字於拜輪卷
首，此意惟雪鴻大家心知之耳！

秋風海上已黃昏，獨向遺編弔拜輪；
詞客飄蓬君與我，可能異域爲招魂？

束裝歸省道出泗上會故友張君
雲雷亦歸漢土感成此絕

范滂有母終須養，張儉飄零豈是歸？
萬里征途愁入夢，天南分手淚沾衣。

吳門依易生韻

江南花草盡愁根，惹得吳娃笑語頻；
獨有傷心驢背客，暮煙疎雨過閶門。

碧海雲峯百萬重，中原何處託孤蹤？
春泥細雨吳趨地，又聽寒山夜半鐘。

月華如水浸瑤塔，環珮聲聲擾夢懷；
記得吳王宮裏事，春風夜百花開。

姑蘇臺畔夕陽斜，寶馬金鞍翡翠車；
一自美人和淚去，河山終古是天涯！

萬戶千門盡劫灰，吳姬含笑踏青來；
今日已無天下色，莫牽麋鹿上蘇臺！

水驛山城盡可哀，夢中衰草鳳凰臺；
春色總憐歌舞地，萬花撩亂爲誰開？

年華風柳共飄蕭，酒醒天涯問六朝；
猛憶玉人明月下，悄無人處學吹簫。

萬樹垂楊任好風，斑驩西向水田東；
莫道碧桃花獨豔，澱山湖外夕陽紅。

平原落日馬蕭蕭，賸有山僧賦大招；
最是令人淒絕處，垂虹亭畔柳波橋。

碧城烟樹小彤樓，楊柳東風繫客舟；

故國已隨春日盡，鷓鴣聲急使人愁。

白水青山未盡思，人間天上兩霏微，
輕風細雨紅泥寺，不見僧歸見燕歸！

耶婆堤病中末公見示新
作，伏枕奉答兼呈曠處

士

君爲塞上鴻，我是華亭鶴；

遙念曠處士，對花弄春爵。

良訊東海來，中有遊仙作：

勸我加餐飯，規我近綽約。

炎蒸困羈旅，南海何遼索；

上國亦已蕪，黃星向西落！

青驪逝千里，瞻鳥止誰屋？

江南春已晚，淑景付冥莫。

建業在何許？胡塵紛漠漠。

佳人不可期，皎月照羅幕。

九關日以遠，肝膽竟誰託？

願得趨無生，長作投荒客！

竦身上須彌，四顧無崖嶠。

我馬已玄黃，梵土仍寥廓；

恆河去不息，悲風振林薄。

袖中有短書，思寄青飛雀——！

遠行戀儔侶，此志常落拓！

簡法忍

來醉金莖露，胭脂畫牡丹；

落花深一尺，不用帶蒲團。

爲玉鸞女弟續扇

日暮有佳人，獨立瀟湘浦。
疎柳盡含煙，似憐亡國苦。

南樓寺懷法忍葉葉

萬物逢搖落，姮娥耐九秋；
縞衣人不見，獨上寺南樓。

飲席贈歌者

一曲凌波去，紅蓮禮白蓮；

江南誰得似？——猶憶李龜年。

何處？

何處停儂油壁車？——西冷終古卽天涯！

搗蓮煮麝春情斷，轉綠迴黃妄意賒；

玳瑁窗虛延冷月，芭蕉葉捲抱秋花；

傷心怕向妝臺照，瘦盡朱顏祇自嗟。

以詩並畫留別湯國頓

蹈海魯連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
國民孤憤英雄淚，灑上鮫綃贈故人。

海天龍戰血玄黃，披髮長歌覽大荒；
易水蕭蕭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住西湖白雲禪院作此

白雲深處擁雷峯，幾樹寒梅帶雪紅；
齋罷垂垂渾入定，菴前潭影落疎鐘。

題畫

海天空闊九皋深，飛下松陰聽鼓琴。
明日飄然又何處？——白雲與爾共無心。

過平戶延平誕生處

行人遙指鄭公石，沙白松青夕照邊；
極目神州筮子盡，袈裟和淚伏碑前。

過蒲田

柳陰深處馬蹄驕，無際銀沙逐退潮；
茅店冰旗知市近，滿山紅葉女郎樵。

過若松町有感

孤燈引夢記朦朧，風雨鄰菴夜半鐘；
我再來時人已去，涉江誰爲采芙蓉？

有懷

玉砌孤行夜有聲，美人淚眼尙分明；
莫愁此夕情何限，指點荒烟鎖石城。

生天成佛我何能，幽夢無憑恨不勝！
多謝劉三問消息，尙留微命作詩僧。

本事詩

無量春愁無量恨，一時都向指間鳴；
我亦艱難多病日，那堪更聽八雲箏？

丈室番茶手自煎，語深香冷涕潸然；
生身阿母無情甚，爲向摩耶問夙緣？

丹頓裴倫是我師，才如江海命如絲；
朱弦休爲佳人絕，孤憤酸情欲語誰？

慵妝高閣鳴箏坐，羞爲他人工笑顰；
鎮日歡場忙不了，萬家歌舞一閒身。

桃腮檀口坐吹笙，春水難量舊恨盈；
華嚴瀑布高千尺，未及卿卿愛我情！

烏舍凌波肌似雪，親持紅葉索題詩；

還卿一鉢無情淚，恨不相逢未鬢時？

相憐病骨輕於蝶，夢入羅浮萬里雲；
贈爾多情書一卷，他年重檢石榴裙。

贈以梵本沙恭達羅。

碧玉莫愁身世賤，同鄉仙子獨銷魂；
袈裟點點疑櫻瓣，半是脂痕半淚痕。

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
芒鞋破鉢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

九年面壁成空相，持錫歸悔來晤卿！
我本負人今已矣！——任他人作樂中箏！

代柯子簡少侯

小樓春盡雨絲絲，孤負添香對語時；
寶鏡有塵難見面，妝臺紅粉畫誰眉？

淀江道中口占

孤村隱隱起微煙，處處秧歌競種田；

羸馬未須愁遠道，桃花紅欲上吟鞭。

題師梨集

誰贈師梨一曲歌？——可憐心事正蹉跎！
琅玕欲報從何報，夢裏依稀認眼波。

落日

落日滄波絕島濱，悲笳一動劇傷神。
誰知北海吞氈日，不愛英雄愛美人！

爲調等人續像

收拾禪心侍鏡臺，沾泥殘絮有沈哀；
湘弦灑遍胭脂淚，香火重生劫後灰。

嘗作風絮美人圖寄晦公廣州。晦公寄余詩，有『向人風絮有沈哀』句。

淡掃蛾眉朝畫師，同心華髻結青絲；
一杯顏色和雙淚，寫就梨花付與誰？

漢元帝時有同心髻，頂髮相纏束以絳羅，今日本尙有此風。

。

寄調箏人

生憎花發柳含煙，東海飄零二十年；
懺盡情禪空色相，琵琶湖畔枕經眠。

禪心一任蛾眉妬，佛說原來怨是親；
雨笠煙簑歸去也！——與人無愛亦無嗔。

偷嘗天女脣中露，幾度臨風拭淚痕；
日日思卿令人老，孤窗無那正黃昏。

寄晦聞

忽聞鄰女豔陽歌，南國詩人近若何？
欲寄數行相問訊，落花如雨亂愁多！

過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契闊死生君莫問，行雲流水一孤僧；
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歡腸已似冰！

調箏人將行屬續金粉江山圖

題贈二絕

乍聽驪歌似有情，危弦遠道客魂驚；
何心描畫閒金粉？——枯木寒山滿故城！

送卿歸去海潮生，點染空綃好贈行；
五里徘徊仍遠別，未應辛苦爲調箏。

失題

斜插蓮蓬美且鬢，曾教粉指印青編；
此後不知魂與夢，涉江同泛采蓮船。

西湖韜光菴夜聞鶉聲簡劉三

劉三舊是多情種，浪跡煙波又一年；
近日詩腸饒幾許？——何妨伴我聽啼鶉。

無題

綠窗新柳玉臺傍，臂上微聞菽乳香；
畢竟美人知愛國，自將銀管學南唐。

輭紅簾動月輪西，冰作闌干玉作梯；
寄語麻姑要珍重，鳳樓迢遞燕應迷。

水晶簾捲一燈昏，寂對河山叩國魂；
祇是銀鴛羞不語，恐防重惹舊啼痕。

空言少據定難猜，欲把明珠寄上才；
聞道別來餐事減，晚妝猶待小鬟催。

綺陌春寒壓馬嘶，落紅狼藉丘苔泥；
莊辭珍貺無由報，此別愁眉又復低。

棠梨無限憶秋千，楊柳腰肢最可憐；
縱使有情還有淚，漫從人海說人天！

羅幙春殘欲暮天，四山風雨總纏綿；
分明化石心難定，多謝雲娘十幅箋。

星裁環珮月裁璫，一夜秋寒掩洞房；

莫道橫塘風露冷，殘荷猶自蓋鴛鴦。

東行別仲兄

江城如畫一傾杯，乍合仍離倍可哀；
此去孤舟明月夜，排雲誰與望樓臺？

憩平原別邸贈玄玄

狂歌走馬遍天涯，斗酒黃雞處士家。
逢君別有傷心在，且看寒梅未落花！

偶成

汽車中隔座女郎，言其妹氏懷仁仗義，
年僅十三，乘摩多車冒險而歿，余憐而
慰之。並示湘痕阿可。

人間花草太匆匆，春未殘時花已空！——
自是神仙淪小謫，不須惆悵憶芳容。

東居雜詩十九首

却下珠簾故故羞，浪持銀蠟照梳頭，

玉階人靜情難訴，悄向星河覓女牛。

流螢明滅夜悠悠，素女嬋娟不耐秋；
相逢莫問人間事，故國傷心祇淚流？

羅襦換罷下西樓，荳蔻香溫語未休；
說到年華更羞怯，水晶簾下學箜篌。

翡翠流蘇白玉鈎，夜涼如水待牽牛；
知否去年人去後——枕函紅淚至今留？

異國名香莫浪偷，窺簾一笑意偏幽；
明珠欲贈還惆悵，來歲雙星怕引愁。

碧闌干外夜沈沈，斜倚雲屏燭影深；
看取紅酥渾欲滴，鳳文雙結是同心。

秋千院落月如鉤，爲愛花陰嬾上樓；
露溼紅蕖波底襪，自拈羅帶淡蛾羞。

折得黃花贈阿嬌，
暗擡星眼謝王喬，
輕車肥犢金鈴響，
深院何人弄碧簫？

碧沼紅蓮水自流，
涉江同上木蘭舟；
可憐十五盈盈女，
不信盧家有莫愁！

燈飄珠箔玉箏秋，
幾曲回闌水上樓；
猛憶定菴哀怨句：——
『三生花草夢蘇州』。

人間天上結離憂，
翠袖凝妝獨倚樓；

淒絕蜀楊絲萬縷，替人惜別亦生愁。

六幅瀟湘曳畫裙，燈前蘭麝自氤氳；
扁舟容與知無計，兵火頭陀淚滿樽。

銀燈金杯映綠紗，空持傾國對流霞；
酡顏欲語嬌無力，雲髻新簪白玉花。

蟬翼輕紗束細腰，遠山眉黛不能描；
誰知詞客蓬山裏，烟雨樓臺夢六朝？

胭脂湖畔紫駟驕，流水棲鴉認小橋；
爲向芭蕉問消息，朝朝紅淚欲成潮？

珍重嫦娥白玉姿，人天携手兩無期；
遺珠有恨終歸海，覩物思人更可悲！

誰憐一闋斷腸詞？——搖落秋懷祇自知！
况是異鄉兼日暮，疎鐘紅葉墜相思。

穢穢秋林細雨時，天涯飄泊欲何之？
空山流水無人跡，何處蛾眉有怨詞？

蘭蕙芬芬總負伊，並肩攜手納涼時；
舊廂風月重相憶，十指纖纖擘荔枝。

芳草

芳草天涯人是夢。碧桃花下月如煙；
可憐羅帶秋光薄，珍重蕭郎解玉鈿。

曼殊文錄

時希聖編

曼殊文錄

雙杯記序

燕子山僧案：爛柯山人此
箸來意，實紀亡友何靡施性情
遭際，從頭至尾，無一生砌之
筆；所謂無限傷心，却不作
態，而微詞正義，又豈甘爲何
子一人造狎語邪！夫士君子惟
恐修名不立，願爲嬰嬰婉婉者
損其天年，奚獨何子？殆亦言

者一往情深，勸懲垂誠焉耳。若夫東家之子，三五之年，飄香曳裾之姿，掩袖迴眸之豔，羅帶銀鈎，綃巾紅淚；簾外芭蕉之雨，陌頭楊柳之煙，人生好夢，儘逐春風，是亦難言者矣。迺書記翩翩，鎮翡翠以爲牀，拘珊瑚而作筆。寶鼎香消，寫流魂於異域，月華如水，聽墮葉於行宮；故宅江山，梨花雲夢。燕子菴中，淚眼更誰愁似我？小塢山下，手持寒錫弔才人。欲結同心，天涯何許？不獨秋風鳴鳥，聞者生哀也已！

甲寅七月七日。

梵文典自序

如是我聞：此梵字者，亘三世而常恆，遍十方以平等；學之書之，定得常住之佛智，觀之誦之，必證不壞之法身；諸教之根本，諸字之父母，其在斯乎？夫歐洲通行文字，皆原於拉丁，拉丁原於希臘，由此上溯，實本梵文。他日考古文學，唯有梵文漢文二種耳，餘無足道也。顧漢土梵文作法，久無專書。其現存龍藏者，唯唐智廣所選悉曇字記一卷；然音韻既多齟齬，至於文法，一切未詳；此但

持咒之資，無以了知文義。衲早歲出家，卽嘗有志於此。繼遊暹羅，逢鞠宰磨長老，長老意思深遠，殷殷以梵學相勉。衲拜受長老之旨，於今三年，祇以行脚勞勞，機緣未至。嗣見西人選述梵文典，條例彰明，與慈恩所述八轉六釋等法，默相符合。正在究心，適南方人來，說鞠宰磨長老已圓寂矣，爾時衲唯有望西三拜而已。今衲敬成鞠宰磨長老之志，而作此書。非謂佛剎圓音，盡於斯著，然溝通華梵，當自此始。但願法界有情，同圓稱智。抑今者佛教大開，光明之運，已萌於隱約間，十方大

德，必有具奮迅勇猛大雄無畏相者。詞無礙解，當有其人。他日圓音一演，成金色佛，遍滿娑婆卽變；雖慧根微弱，冀願力莊嚴，隨諸公後。若夫忘言忘思，筌蹄俱廢，奚以是爲？然能爾也。嶺南慧龍寺僧博經書於西湖靈隱山。

文學因緣自序

先是在香江讀 Candlin 師所譯葬花詩，詞氣湊泊，語無增減；若法譯離騷經琵琶行諸篇，雅麗遠遜原作。夫文章構造，各自含英，有如吾粵木綿素

馨，遷地弗爲良。况歌詩之美，在乎節族長短之間。慮非譯意所能盡也。衲謂文詞簡麗相俱者，莫若梵文，漢文次之，歐洲番書，瞠乎後矣。漢譯經文，若「輸盧迦」，均自然綴合，無失彼此。蓋梵漢字體，俱甚茂密，而梵文八轉十羅，微妙瑰琦，斯梵章所以爲天書也。今吾漢土末世昌披，文事弛淪久矣。大漢天聲，其真絕耶？比隨慈母至逗子海濱，山容幽寂，時見殘英辭樹。偶錄是編，閩江諸友，願爲之刊行，得毋靈府有難塵泊者哉？曩見

Jame, Legge 博士譯述詩經全部，其靜女雄雉漢

廣數篇，與 Middle Kingdom 所載不同，谷風鵲巢兩篇，又與 Francis Davis 所譯少異；今各錄數篇，以證同異。伯夷叔齊采薇歌，懿氏繇，擊壤歌，飯牛歌，百里奚妻琴歌，箕子麥秀歌，箜篌引，宋城者謳，古詩行行重行行，及杜詩國破山河在等，亦係 Legge 所譯。李白春日醉起言志，子夜吳歌杜甫佳人行，班固怨歌行，王昌齡閨怨，張籍節婦吟，文文山正氣歌等，係 Giles 所譯。采茶詞亦見 Williams 所著 The Middle Kingdom, 係 Mercer 學士所譯。其餘散見羣籍，都無傳譯者名。尙有

山中間答，玉階怨，贈汪倫數首，今俱不復記憶。畏友仲子嘗論「不知心恨誰」一句，英譯微嫌薄弱。納謂第以此土人譯作英語，恐彌不逮，是猶倭人之漢譯，其蹇澀殊出意表也。又如「長安一片月」，尤屬難譯，今英譯亦略得意趣。友人君武譯攜倫哀希臘詩，亦宛轉不離原意，惟稍遜新小說所載二章，蓋稍失巖豪耳。顧歐人譯李白詩不可多得，猶此土之於 Byron 也。其留別雅典女郎四章，則故友譯自 Byron 集中。沙恭達羅 (Sakountala) 者，印度先聖毘舍密多羅 (Viswamitra) 女，莊豔絕倫。

後此詩聖迦梨陀婆 (Kalidasa) 作 *Sakuntala* 劇
曲，紀無能勝王 (*Dusyanta*) 與沙恭達羅慕戀事，
百靈光怪。千七百八十九年，*William Jones* (威
林，留印度十二年，歐人習梵文之先登者。) 始譯
以英文。傳至德，*Goethe* 見之，驚歎難爲譬說，
遂爲之頌，則沙恭達論一章是也。*Eswick* 譯
爲英文，納重迆譯，感慨繫之。印度爲哲學文物源
淵，俯視希臘，誠後進耳。其摩訶婆羅多 (*Mahab
rata*) 羅摩衍那 (*Ramayana*) 二章，納謂中土名著，
雖孔雀東南飛，北征，南山諸什，亦遜彼闕美。而

今極目五天，荒坵殘照，憶昔舟經錫蘭，憑吊斷塔
頽垣，淒然淚下，有「恆河落日千山碧，王舍號風
萬木煙」句，不亦重可哀耶！曼殊。

拜輪詩選自序

去秋，白雲大學教授法蘭居士游秣陵，會納於
祗桓精舍，譚及英人近譯大乘起信論，以爲破碎過
甚。納喟然歎曰：「譯事固難；况譯以英文，首尾
負竭，不稱其意，滋無論矣。又其卷端，謂馬鳴此
論，同符景教。嗚呼，是烏足以語大乘者哉！」居

士屬納爲購法苑珠林，版久蠹蝕，無以應其求也。
納語居士：『震旦萬事蓋墜，豈復如昔時所稱天
國 (Celesti Empire)。亦將爲印度巴比倫埃及希
臘之繼耳！』此語思之，常有餘恫。比自秣陵遄歸
將母，病起旬隔，孺筆譯拜輪去國行，大海，哀希
臘三篇。善哉，拜輪以詩人去國之憂，寄之吟詠，
謀人家國，功成不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嘗謂
詩歌之美，在乎氣體；然其情思幼眇，抑亦十方同
感，如納舊譯頌頌赤牆靡，去燕，冬日，答美人贈
東髮穠帶詩數章，可爲證已。古詩「思君令人老」，

英譯作 'To think of you makes me old', 辭氣
相副，正難再得。若小雅「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
傷悲，莫知我哀。」譯如，——

“At first, when we set out,

The willows were fresh and green;

Now, when we shall be returning,

The snow will be falling in clouds.

Long and tedious will be our marching;

we shall hunger; we shall thirst.

Our hearts are wounded with grief,

And no one knows our sadness.”

又陳陶隴西行，「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They swore the Huns should perish:

they would die if needs they must,

And now five thousand, sable—clad,

have bit the Tartar dust.

Along the river bank their bones lie

scattered where they may,

But still their forms in dream arise

to fair ones far away.”

顧視元文，猶不相及。自餘譯者，澆淳散朴，損益任情，寧足以勝鞮寄之任！今譯是篇，按文切理，語無增飾；陳義悱惻，事辭相稱。世有作者，亦將有感乎斯文？光緒三十二年，佛從「多羅夜登陵奢」天下還日，曼殊序於太平洋舟中。

畫譜自序

昔人謂山水畫自唐始變，蓋有兩宗，李思訓王

維是也。○（後稱王維畫法爲南宗，李思訓畫法爲北宗；又分勾勒，皴擦二法：勾勒用筆，腕力提起，從正鋒筆嘴跳力，筆筆見骨，其性主剛，故筆多折斷，此歸北派；皴擦用筆，腕力沈墜，用惹側筆身拖力，筆筆有筋，其性主柔，故筆多長靱，此歸南派。）李之傳爲宋王詵，郭熙，張擇端，趙伯駒，伯驥，及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皆屬李派。王之傳爲荆浩，關同（一名種，又作童，宣和畫譜作仝。）李成，李公麟，范寬，董元，（一作源）巨然，及燕肅，趙令穰，元四大家，皆屬王派。李派

板細乏士氣；王派虛和蕭散，此又惠能之禪，非神秀所及也。至鄭虔，盧鴻一，張志和，郭忠恕，大小米，馬和之，高克恭，倪瓚輩，又如不食烟火人，另具一骨相者。及至今人，多忽略於形像，故畫焉而不解爲何物，或專事臨摹，苟且自安，而詡詡自矜者有焉。明李流芳曰：『余畫無師承，又不喜規摹古人，雖或仿之，然求其似，了不可得。』夫學古人者，固非求其似之謂也。子久仲圭學董巨，元鎮學荆關，彥敬學二米，亦成其爲元鎮，子久，仲圭，彥敬而已；何必如今之臨摹古人者哉？

衲三至扶桑，一省慈母，山河秀麗，寂相盈眸。爾時何震搜衲畫，將付梨棗。顧衲經鉢飄零，塵勞行脚，所續十不一存，但此殘山水若干幀，屬衲序之。嗟夫，漢畫之衰久矣！今何子留意於斯，迹彼心情，別有懷抱。然而亡國留痕，夫孰過而問者？佛滅度後二千三百八十三年，粵東慧龍寺曼殊。

秋瑾遺詩序

死卽是生，生卽是死。秋瑾以女子身，能爲四生請命，近日一大公案。秋瑾素性，余莫之審，前

此偶見其詩，嘗謂女子多風月之作，而不知斯人本相也。秋瑾死，其里人章炳麟序其遺詩，與袁公越女事。嗟夫，亡國多才，自古已然！余幼誦明季女子絕命詩云，——

影照江干不暇悲，

永辭鸞鏡斂雙眉。

朱門曾識諸秦晉，

死後相逢總未知。

征帆已說過雙姑，

掩淚聲聲泣夜烏。

葬入江魚波底沒，

不留青塚在單于。

少小伶仃畫閣時，
濤聲夜夜催何急，

詩書曾拜母兄師。
猶記挑燈讀楚辭。

生來弱質未簪笄，
河伯有靈憐薄命，

身沒狂瀾歎不齊。
東流直繞洞庭西。

當年閨閣惜如金，
寄語雙親休眷戀，

何事牽裾逐水濱。
入江猶是女兒身。

遮身只是舊羅衣，

夢到湘江恐未歸？

冥冥風濤又誰伴？

聲聲遙祝兩靈妃！

厭聽行間帶笑歌，

幾回腸斷已無多！

青鸞有意隨王母，

空費人間設網羅。

國史當年強記親，

殺身自古以成仁。

簪纓雖愧奇男子，

猶勝王朝供事臣。

悲憤纏綿，不忍卒讀；蓋被虜不屈，投身黃鶴渚而

死者。善哉！善男子，善女人，諦思之。視死如歸，唏噓盛哉。香山蘇子穀扶病云爾。

送鄧邵二君序

余游東島歸，遇鄧孟頌邵中子於春申江上。二君天性孝友，寬平而不忤，質淨而無求，昔人所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不以時勝道」者；故與之游，忘日月之多也。今孟頌就王博士之召，中子作邊地之游，悱然有感於離合之數；余亦將有意大利之行，絕域停驂，胡姬酒肆。遙念二君白馬驕行，山

川動色。卽他日以臥雪之身，歸來鄉國，復見二君含飴弄孫於桃花雞犬之間，不爲亡國之人，未可知也。民國六年二月十一日。

畫跋

癸卯，入吳門，道中聞笛，陰深淒楚，畫示諸同學。

癸卯，參拜衡山，登祝融峯，俯視湘流明滅。

昔黃龍大師登峨嵋絕頂，仰天長歎曰：『身到此

間，無可言說，唯有放聲恫哭，以足酬之耳。』今
納亦作如是觀。入夜，宿雨華菴，老僧索畫，忽憶
天然和尚詩云，——

悵望湖州未敢歸，

故園楊柳欲依依。

忍看國破先離俗，

但道親存便返扉。

萬里飄蓬雙布履，

十年回首一僧衣。

悲歡話盡寒山在，

殘雪孤峯望晚暉。

卽寫此贈之。

癸卯南游，客盤谷，西村澄君過我，以耶馬谿

夕照圖一幀見贈，並索予畫。予觀西村傑作，有唐人之致，去其纖；有北宋之雄，去其犷；誠爲空谷之音也。遂縱筆作此答之。

甲辰。由暹邏之錫蘭，見崦嵫落日。因憶法顯玄奘諸公，跋涉艱險，以臨斯土，而游跡所經，均成往迹。余以縶身情網，殊悔蹉跎。今將西入印度；佩珊，與余最親愛者也，屬余作圖。適劉三贈余詩云，——

早歲耽禪見性真，

江山故宅獨愴神。

擔經忽作圖南計，
白馬投荒第二人。

因畫此留別。嗚呼，異日同赴靈山會耳！

甲辰，南歸嶺海，風雨連縣，故友念安屬作
茅菴偕隱圖。及後歸自星州，忽聞念安已辭塵世
矣。但見三尺新墳，芳草成碧，鄰笛之恫，烏能已
已！

乙巳，泛舟西湖，寄懷仲子。

乙巳，繡秣陵，偕季平登雞鳴寺，觀臺城後湖，百感交集，畫示季平。

乙巳，與季平行脚秣陵，金鳳出素絹索畫，未成而金鳳他適。及後渡湘水，作此寄之，寧使殷洪喬投向石頭城下耳。

丙午元旦，與申叔過馬關作。

丙午，贈別鉢邏罕歸印度。

波邏罕居士西歸梵土，因作江干蕭寺圖一幅贈別。佛滅度後二千三百八十四年，曼殊。

余作江干蕭寺圖，將寄梵土；及過申江，周子柏年見而愛之，則以轉贈。

鉢邏罕居士，西歸梵土，余嘗作江干蕭寺圖贈別，距今半載，剎那間耳。扶病作此，以寄知音。

懷寧鄧繩侯先生菽孫，爲石如老人之曾孫，於其鄉奔走教育。余今夏至皖江，就申叔之招，始識先生，與共晨夕者彌月。後余離皖之滬；月餘，申叔亦來，出先生贈余一絕云：

寥落枯禪一紙書，

欹斜淡墨渺愁予。

酒家三日秦淮景，

何處滄波問曼殊？

今別先生，不覺半載，積愆累悵；云何不感？畫此奉寄。丙午，曼殊記。

丙午，重過莫愁湖，畫寄申叔。

丙午初秋，須磨海岸，送水野氏南歸。

昔人出山海關詩，有：「馬後桃花馬前雪，教人那得不回頭」句，然稍陷柔弱。嗣同仁者潼關詩云：——

終古高雲簇此城，

秋風吹散馬蹄聲。

海流大野猶嫌束，

山入潼關不解平。

余常誦之。今奉慈母移居村舍，殘冬短晷，朔風號林，吾姊榎本榮子屬畫，泚筆成此。

晦聞居士客余於藏書樓，寒風蕭瑟，落葉打肩，居士命畫，作此質之。居士得毋有「夕陽無限好」之感耶？

聞道孤山遠，

孤山卻在斯！

萬方多難日，

一塢獨棲時。

世遠心無礙，

雲馳意未移。

歸途指鄧尉，

且喜夕陽遲。

孤山非自，鄧尉非他，徧此法界，達摩羯邏。曼

殊。

始夜楓林初下葉，

清秋弦月欲生華。

涼凝露草流螢緩，

雲斷西峯大火斜。

藏壑餘生驚逝水，

迷津天上惘星槎。

興亡聚散經心地，

高柳蕭森隱荻花。

曼殊寫王船山詩意。

誰知臥處徘徊，

謝庭風景都非舊。

畫堂塵掩，

蓬生三徑，

門垂疎柳。

白晝初長，清風自至，流年空又。
看多情燕子，飛來還去，真個不堪。

回首！

昔日嬌隨阿母，學拈鍼臨窗挑繡。

斜陽樓外，熨殘銅斗，線紋舒繆。

蠶欲三眠，鶯還百囀，落花時候。

問重來應否銷魂？試聽江城笳奏。

右錄明末女子素嘉水龍吟一闋，綠慘紅愁，一字一
淚。嗚呼，西風故國，衲幾握管而不能下矣！

傾城大家命畫一顧樓圖，曼殊續於岵夷。

華嚴瀑布在日光山，蓬瀛絕勝處也。仲子曾作華嚴瀑布詩十有四章，詞况麗贍。又憶昔入羅浮，過黍珠菴，讀破壁間何氏女詩，有：「百尺水簾飛白虹，笙簫松柏語天風。」亦可誦！吾今作是圖，未識可有華羅之勝否？

惟東漢孝明皇帝永平七年，歲次甲子，勅郎中蔡愔，中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一十八人，西尋佛

法。至印度國，延迦葉摩騰，竺法蘭，將白氎上畫釋迦像，及四十二章經一卷，載以白馬，以永平十年，歲次丁卯，十二月三十日，至于洛陽。帝悅，造白馬寺于城西雍門外，譯四十二章經，是爲像教東流之始。曼殊畫此，并識。

晉人天津橋聽鶡詞云：「最可惜一片江山，總付與啼鶡。」納今秋弛擔韜光菴，夜深時聞鶡聲，拾筆圖此，並柬季平一詩。詩曰：

劉三舊是多情種，
浪迹煙波又一年；

近日詩腸饒幾？——何妨伴我聽啼鵲。

久別慧子，忽辱寄詩，有「乞寫萬梅圖詔我，
一花一佛合皈依」句；因續此以報。

「花柳有愁春正苦，江山無主月空圓。」寫憶翁詩意。

露伊 斯美索爾遺像贊

丙午秋，余歸至滬濱，寒風蕭瑟，落葉打肩，

偶於故紙堆中，得英人師梨手續露伊斯美索爾像，
英姿活現，想見婆心；慕戀之誠，其何能已？傍繫

辭曰：「Louise Michel was really a kind——
hearted woman, who only dreamed of being
luminous, Personally she would not have harmed
a fly」美氏生平事業，已見天義第二卷。嗟嗟！極
目塵球，四生慘苦，誰能復起作大船師如美氏者
耶？友人詩云：「衆生一日不成佛，我夢中宵有淚
痕。」曼殊誌。

觀血淚碑誌感

前夕亞子要納往觀血淚碑一劇，觀畢，納感喟無已。春航所唱西曲，節奏過促，祇宜於 *Mee's me* by *moon light* 之調。又春航數年前所唱西曲，無如今日之美滿，實覺竿頭日進，劇界前途，大有望於斯人云。憶曩日觀九襲衣一劇，納始而歔歔，繼則淚潛潛下透羅巾矣。人謂納天生情種，實則別有傷心之處耳。

劇談

余羈滬向不觀新劇。間嘗被校書輩強余赴肇明觀拿破崙一齣，節奏支離，茫無神彩；新劇不昌，亦宜然矣。前數年，東京留學者創春柳社，以提倡新劇自命，曾演黑奴籲天錄，茶花女遺事，新蝶夢，血箋衣，生相憐諸劇，都屬幼稚，無甚可觀，兼時作麤劣語句，蓋多浮燥少年屢入耳。今海上梨園所排新戲，俱漫衍成篇；間有動人之處，亦斷章取義而已，於世道人心何補毫末？約翰書院某君爲

余言：『青年會有精通英吉利語數君，近亦知略習沙士比劇曲，將於此土演而行之。』余曰：『亦誠善哉，第不知數君將以原文演唱，抑譯而出之耶？二者都非其時也。何則？一以國人未嘗涉獵域外文學風化，二無善知識，如日本坪內雄藏耳。坪內生平究心沙氏之學，且優於文事者也。燕影肄業早稻田，爲燕影教授，又嘗觀其親演丹麥國皇子威烈德一齣於帝國劇場；此爲沙氏悲劇，畏廬居士所譯吟邊燕語鬼詔一則，其梗概也。夫以博學多情如坪內，尙不能如松雪畫馬，得其神駿，遑論淺嘗者

哉？若謂如歐美士人，建設沙氏學會，專攻其業，
燕影有厚望焉。』滬上聞改良新劇之聲久矣；然其
所謂社會教育者，果安在耶？迹彼心情，毋亦以佈
景胡裝，兼淺學諸生抄自東籍諸新名辭，爲改良
耳；於導世誘民之本旨何與焉？世衰道微，余實爲
歎。曩者友人言新民社劇頗能感人，余昨夕病稍脫
體，姑往觀之。趣劇名棄舊憐新，尙多牽強之處。
正劇名張誠，亦能描摹社會情態；黃小雅去張誠，
聲容並茂，出其孝悌之心，所以懲天下之爲人繼母
者。此劇悲歡離合，正近情理，能令人喜怒哀樂。

以新民社諸君俱有惑人之至意，相彼昧者，其有昭乎！聞有惡家庭一劇，爲藥風君傑作，余病未能往觀；普願滬上善男女，莫以新劇盡不合時宜而忽之可耳。燕影自惜貧如潦水之蛙，不能締造一新劇院於滬濱也。歐美劇曲，多出自詩人之手；吾國風人，則僅能爲歌者一人標榜，大有甘隸妝臺之意，此今日梨園名角賈碧雲梅蘭芳馮春航毛韻珂之所以得黨魁之目也。燕影亦嘗於彥通席上，爲詩以贈碧雲，有「江南誰得似，猶憶李龜年」之句，余以碧雲溫文爾雅，故云；非如小鳳之以梅郎爲天仙化

人。誰料旬日之間，友人咸稱我爲賈黨，亦奇矣！文人好事，自古已然。若夫強作知音，周郎自命，乃增緣導慾之事，其智反在梅賈馮毛之下矣！

女傑郭耳縵

女傑與無政府黨

咄！咄！咄！北美合衆國大總統麥堅尼，於西曆一千九百〇一年九月十四日，被賈高士刺斃於紐約博覽會。捕縛之後，受裁判。賈高士聲言：『行刺之由，迺聽無政府黨鉅魁郭耳縵女傑之演說，有

所感憤，決意殺大統領者也。」

當局者下捕郭耳縵女傑之令，追尋四日，竟由無政府黨員西腦李斯之住宅就縛。

女傑之素行

郭耳縵年三十二，生於俄京聖彼得堡。當十六年前，姊妹偕至美國，定居於洛旗斯達。身在中流社會，常寄同情於不幸之貧民；被種種不正裁判事件所驅，竟投身於無政府黨，以鼓吹該黨之主義爲生涯。

女傑與棗高士之關係

郭耳縵與棗高士無深交，彼此僅面會一次，親與談話，亦不過片刻之間耳。五月中旬，郭耳縵在庫黎烏蘭市開演講會二次；時棗高士臨會，聽其議論，雄心勃勃，謀殺大統領之機已動於此。政府指女傑爲暗殺之教唆者，非偶然也。

女傑之氣燄

郭耳縵曰：『無政府黨員，非必須嗾使棗高士加兇行於大統領也。大統領何人？自無政府黨之眼視之，不過一最無學無用之長物已耳！有何所尊崇？然則無政府黨亦何爲而必加刃於此無用之長物』

也耶？當世之人，於大統領之被殺也，亦非常驚擾、此誠妾所不解者。妾無政府黨員也，社會學者也。無政府黨之主義，在破壞社會現在之惡組織，在教育個人，斷非持利用暴力之主義者。妾之對於該犯人之所爲，毫不負其責任，因該犯人依自己之見解而加害於大統領。若直以妾爲其教唆者，則未免過當也。該犯人久苦逆境，深惡資本家之壓抑貧民；失望之極，又大受刺擊，由萬種悲憤中，大發其拯救同胞之志願者耳。』

獄中之女傑

斯時也，女傑拘留獄中，意氣軒昂，毫無挫折。遙見鐵窗之外，哀弔大統領之半旗，飄然高豎於街頭，女傑冷然嘆曰：『大統領死，是奚足怪？人皆有必死之運命，王侯貴族勞動者，何所區別耶？麥堅尼之死也，市民皆爲之惜爲之悲。何爲乎？特以其爲大統領故，而追悼之耶？吾寧深悼夫市井間可憐勞動者之死也！』其卓見如此。女傑後卒放免，而棗高士遂定罪。

英皇之警戒

英皇愛德威爾七世，因此深爲之懼，日夜孜孜

嚴加警戒；常使數名微服警官，衛護身邊，如秦始皇也者。噫！皇帝，皇帝，誠可憐矣！

各國無政府黨之應響

是時各國之無政府黨人，雲起響應：如某寶玉商與法人富塞倫氏論南非洲之慘狀，而歸咎於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寶。玉商遂嗾富氏刺殺張伯倫。而富氏不允諾；寶玉商怒甚，即在地上執起鐵棒，將富氏擊斃，此寶玉商固有名之社會黨員也。同日又有加拿大警電，云英國皇太子巡遊殖民地之時，有無政府黨員，抱暗殺之目的，同到市中。後市長知

之，嚴爲防護，迺免。千八百九十八年九月一日，奧匈國皇后以利沙伯託，正徒步遊覽於瑞士國更富市間，忽被二十五歲之工人所誅；是非無政府黨員意大利路易基爾秦之所爲乎？又千九百〇一年三月六日，德皇威廉第二世，赴布內門市之火車站，途中遇一工人，持鐵片襲來，帝迺負傷。又千九百〇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比利時今皇雷阿活爾第二世，嘗受短銃彈

九、幸負微傷；是非無政府黨員意大利人夫爾諾之所爲乎？繼此風雲，尙不知其何所極也！

嗚呼廣東人

吾悲來而血滿廣，吾幾握管而不能下矣！吾聞之：外國人與外省人說，中國不亡則已，一亡必亡於我廣東人手。我想這般說，我廣東人何其這樣該死；豈我廣東人，生來就是這般亡國之種麼？我想中國二十一行省，風氣開得最早者，莫如我廣東。何也！我襟東濱於海，交通最利便，中外通商以

來，我廣東人於商業上，最是狡猾，華洋雜處，把幾分國粹的性質，陶溶下來；所以大大地博了一個開通的名氣。這個名氣，還是我廣東的福，還是我廣東的禍呢？咳！據我看來，一定是我廣東絕大的禍根了！何也？開通二字，是要曉得祖國的危亡，外力的危迫；我們必要看外國內國的情勢，外種內種逼處的情形，然後認定我的位置。無論其手段如何，根本二字，萬萬是逃不過，斷沒有無根本的樹子，可以發生枝葉的。依這講來，印在我廣東人身上，又是個甚麼樣兒？我看我廣東人開通的方門，

到也很多。從維新的志士算起，算到細崽洋奴，我廣東人夠得上講開通二字者，少講些約有人數三分之一；各省的程度，實在比較不來。然而我廣東開通的人，雖有這樣兒多，其實說並沒有一個人，也不爲過。何也？我廣東人有天然媚外的性質，看見了洋人，就是父爺天祖，也沒有這樣巴結。所以我廣東的細崽洋奴，獨甲他省。我講一件故事，給諸位聽聽：香港英人，曾經倡立維多利亞紀念碑，並募恤南非洲戰事之死者二事，而我廣東人相率捐款，皆數十萬，比英人自捐的還多數倍；若是遇了

內地的甚麼急事，他便如秦人視越人的肥瘠，毫不關心。所以這樣兒人，已經不是我廣東人了！咳！那曉得更奇呢！我們看他不是廣東人；他偏不願做廣東人，把自己祖國神聖的子孫棄弔，去搖尾乞憐，當那大英大法等國的奴隸，並且仗着自己是大英大法等國奴隸，來欺虐自己祖國神聖的子孫。你看這種人於廣東有福？於廣東有禍？我今有一言正告我廣東人曰：『中國不亡則已，一亡必先我廣東；我廣東不亡則已，一亡必亡在這班入歸化籍的賤人手裏。』

於今開通的人講自由，自思想言論自由，以至通商自由，加信教自由，却從沒有人講過入籍自由；因為這國籍是不可紊亂的。你們把自己的祖宗不要，以別人之祖宗爲祖宗，你看這種人還講甚麼同胞？講甚麼愛國？既爲張氏的子孫，便可爲李氏的子孫。倘我中國都像我廣東，我想地球面皮上，容不着許多慣門歸化的人。嗚呼我廣東！嗚呼我廣東！這是我廣東開通的好結果！這是我廣東人開通的好結果！

我久居日本，每聞我廣東人入日本籍者，年多

一年。且日本收歸化順民，須富商積有資財者，方准其入歸化籍；故我廣東人，旅居橫濱神戶長崎大阪等處，以商起家者，皆入日本籍，以求其保護，而誑騙欺虐吾同胞。東洋如此，西洋更可想見。嗚呼！各國以商而亡人國，我國以商而先亡己國！你看我中國尚可爲嗎？你看我廣東人的罪尚可道嗎？吾思及此，吾悲來而血滿襟，吾幾握管而不能下矣！

海哥美爾氏名畫贊

此勞動者同盟罷工時，室人憔悴，幼子啼饑之狀也。英國海哥美爾氏，悲愍貧人，而作是圖，令閱者感憤無已，豈獨畫翁之畫云爾哉？曼殊。

三次革命軍題辭

馮君懋龍，余總角同窗也。少有成人之風，與鄭君貫一齊名，人稱雙壁。會戊戌政變，中原鼎沸，貫一主持清議於粵五稔，一夕擲筆長歎曰：『粵人多言而寡要，吾知其終無成也。』遂絕食而殞。君亦翩然遐征，與余不相見者十有餘載。前年

於海上遇之，正君倉皇去國之日；余方願其有邁世之志，用釋勞生。比日君自美利堅國觀巴拿瑪大會造遊記以歸，更有撰述，命余作序。余愀然告君曰：『久病之人，終日解衣覓虱而外，豈能共君作老健語耶！』君有澄清天下之志；人但謂廣東人有生爲亂，而不知君故克己篤學之人。若夫傅嘏所云：「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者，斯無望已。曼殊題。

南洋話

納南巡爪哇二次，目擊吾邦父老，苦荷人苛法久。爪哇者，卽佛國記所云耶婆堤是；法顯紆道經此時，黃人足跡尙未至也。唐宋以後，我先人以一往無前之概，航海而南，餐風宿雨，闢有蠻荒。迄萬曆時華人往來通商者始衆，出入俱用元通錢，利息甚厚。迺至今日，華僑人數，卽爪哇一島而論，既達三十餘萬，蔚爲大國矣。誰知荷人蠶食南洋，三百年來，以怨報德，利我華人不識不知，施以重重壓制。紅河之役，復糜吾先人血肉殆盡；今雖子孫不肖，猶未付之淡忘。乃開春中華民國甫成，而

荷人又以淫威戮我華胄，辱我國旗。嗚呼！荷蘭者，真吾國人九世之仇也！今者當道羣公，已與荷政府辦嚴重交涉，固吾新國墮地啼聲，應該一試；唯納更有願望於羣公者，即非廢却一切苛則弗休也。後此當重訂商約，遣艦游弋護衛商民，分派學人，強迫教育，使賣菜傭俱有六朝烟水氣，則人誰其侮我者？爪哇野老嘗爲納言：『昔千餘年前，華人締造末里洞石佛山，工竣臨行，土人依依弗忍遽別，問我華人何時復返。我人華答之曰：「後此當有白奴兒來此，替我經營，我返當以鐵爲路識

之。」今鐵道剛築至該地，寧非華僑業盡福生之朕耶！

華洋義賑會觀

昨日午後三時，張園開華洋義賑會，衲往參觀，紅男綠女，極形踴躍；足徵中外衆善之慈祥，衲當爲蒼生重復頂禮，以謝善男善女之隆情盛意也。惟有一事，所見吾女國民，多有奇特裝束，殊自得意，以爲如此則文明矣。衲敬語諸女同胞，此後勿徒效高乳細腰之俗，當以「靜女嫁德不嫁容」

之語爲鏡臺格言，則可耳。

阿輸迦王表彰佛誕生處碑（譯文）

天愛善見王陛下踐位二十一年，巡禮斯地，以其爲世尊釋迦佛所降生。陛下旣造石馬，復建石柱；因是大聖誕生之地藍毗尼邨，旣免戶稅，王與有慈惠焉！震旦慧龍寺沙門曼殊譯。

版
所
有
權

曼殊詩文

詩稿 文錄

一册定價四角

編輯者 時 希 聖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廣益書局

一九三三年四月續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5160B

~~C2594~~



94
94